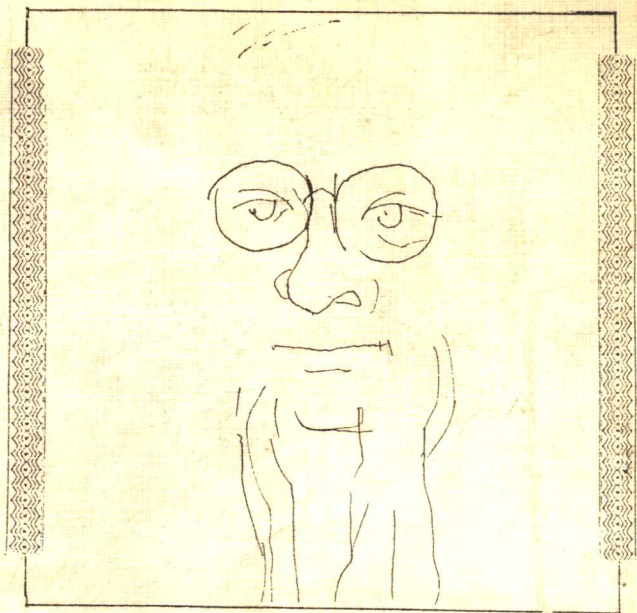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



佛心与文心——丰子恺

汪家明著

佛心与文心——丰子恺



汪家明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003号

佛心与文心——丰子恺

汪家明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6.75印张 145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
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4,000 定价: 6.00元

ISBN 7-80505-644-7/I·586



汪家明，1953年生于青岛。自小喜爱绘画和文学，14岁开始写诗。曾在部队文艺部门画过5年舞台布景。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。毕业后，在两所中学教过语文，1984年调山东画报社做采编工作，现任主编。已发表短篇小说9篇，中篇小说1篇，散文近百篇。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。



丰子恺像 （1962年）

目 录

第一章 苦惑.....	(1)
第二章 皈依.....	(36)
第三章 辗转.....	(86)
第四章 栖息.....	(123)
第五章 极境.....	(147)
第六章 回归.....	(178)
参考书目.....	(202)
丰子恺年表简要.....	(204)
后记.....	(213)

第一章

苦 惑

“我的故乡石门湾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它位在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，杭州和嘉兴的中间，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。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。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，溯运河走两小时，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。由此搭车，南行一小时到杭州；北行一小时到嘉兴，三小时到上海。到嘉兴或杭州的人，倘有余闲与逸兴，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，而雇客船走运河。这条运河南达杭州，北通嘉兴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，直至河北。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，转一个大湾。石门湾由此得名。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，等候你去雇。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。一天到嘉兴，一天半到杭州，船价不过三五元。倘有三四个人同舟，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。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：开船时间由你定，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。一也。行李不

必用力捆扎，用心检点，但把被、褥、枕头、书册、烟袋、茶壶、热水瓶，甚至酒壶、菜楂……往船舱里送。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。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。二也。经过码头，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，上岸去眺瞩或买物。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。三也。倘到杭州，你可在塘栖一宿，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、糖佛手；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，点几个小盆：冬笋、茭白、荠菜、毛豆、鲜菱、良乡栗子、熟荸荠……烫两碗花雕。你尽管浅斟细酌，迟迟回船歇息。天下雨也可不管，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，下雨不相干的。这样，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，而且非常从容自由。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，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。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，乘车太便；即使另有水路可通，没有人肯走；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。只有石门湾，火车不即不离，而运河躺在身边，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。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，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，是其常业。盖运河两旁，支流繁多，港汊错综。倘从飞机上俯瞰，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。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，三里一村，五里一市，十里一镇，廿里一县。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，决不是夸张的。我们石门湾就是住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。所以水路四通八达，交通运输异常便利。我们不需用脚走路。下乡，出市，送客，归宁，求神，拜佛，即使三五里的距离，也乐得坐船，决不要用脚走路……

“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，四周是大平原，气候当然是

海洋性的。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，水陆的调济特别均匀，所以寒燠的变化特别缓和。由夏到冬，由冬到夏，渐渐地推移，使人不知不觉。中产以上的人，每人有六套衣服：夏衣、单衣、夹衣、絮袄（木棉的）、小绵袄（薄丝绵）、大绵袄（厚丝绵）。六套衣服逐渐递换，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，循环成岁。而每一回首，又觉着两月之前，气象大异，情景悬殊。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，非常明显。故自然之美，最为丰富；诗趣画意，俯拾即是……在这样的天时之下，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，全是作物。稻麦之外，四时蔬菜不绝，风味各殊。尝到一物的滋味，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，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……”（丰子恺《辞缘缘堂》）

丰子恺小的时候，在家里极受宠爱。在他之前，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，他是第一个儿子。他下生时，父亲丰镛已三十三岁，没有什么功名建树，未操任何职业，连家事也不管，只是一味读书，以求考取举人。考了三次，没有结果。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。功业不成，儿子未得，作为一个男子汉，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。如今丰镛中年得子，自然十分珍爱，便为儿子起乳名曰：慈玉。

丰家在石门湾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。其祖上自明朝以来，世居此地。到丰子恺这一代，还有几十亩薄田，一片百年染坊老店。平日雇几个工，田里的收成，染坊的进项，谈不上富，但能维持生活。祖父丰小康，排行第八，早年病故。祖母沈氏，人称丰八娘娘，为人豪放旷达，且识字，能读旧时的剧本小说。她只生有一女一子。丈夫死后，她自己理家，

一心让儿子丰镛考取功名，以光宗耀祖。她曾说：“坟上不立旗杆，我是不去的。”按当时惯例，考中举人的，祖坟上可以立一对旗杆。沈氏十分要强，家中没有孙子，曾是她的一块心病。所以她对孙子，可谓百依百顺。一次，她去西竹庵烧香，因孙儿正睡觉，便没带他。她傍晚回来时，孙儿缠着她，非要再去庵里，于是她又带孙儿去了一趟。又一次，她去城里走亲戚，未带孙儿。她走后，孙儿发现了，吵着一定要去，家中只好派染坊的一名伙计，抱着他，走了十八里路，送到沈氏身边。

丰子恺成年后，记忆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：祖母在世时，每年都要大规模养蚕。养蚕不完全是为图利，叶贵的年头常会蚀本，但祖母喜欢这点暮春的点缀。蚕落地铺时，染坊店后面丰家住宅的楼下，三开间的厅上、地下全是蚕，走路需架跳板。跳板很低，横七竖八，如同棋盘经纬。这时候，丰子恺最喜欢走这些跳板戏乐，觉得又新奇又好玩。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地铺里，也跌不痛，但会压死许多蚕宝宝。祖母便喊饲蚕的蒋五伯把他抱走。可是到了第二日，他还是要走跳板，祖母并不责骂。

还有一件令他难忘的事，就是清明扫墓。扫墓本是悲哀之事，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，故扫墓如同春游，成了一件乐事。父亲丰镛曾有八首《扫墓竹枝词》留下来，其中写到：

别却春风又一年 梨花似雪柳如烟
家人预理上坟事 五日前头折纸钱

风柔日丽艳阳天 老幼人人笑口开
三岁玉儿娇小甚 也教抱上画船来

纸灰扬起满林风 杯酒空浇奠已终
却觅儿童归去也 红裳遥在菜花中

第二首中的“三岁玉儿”，就是丰子恺了。直到七十多岁的晚年，丰子恺对幼时扫墓之事还历历在目，比如，他还记得一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，下临一个池塘，父亲说，这叫“美人照镜”。

丰子恺四岁时，祖母得了重病。是年秋，父亲再次赴杭州赶考，终于“中举”。中举后，本可去北京会试，再中进士，便能做官。可是沈氏因病去世，正应了她自己那句“不立旗杆我不去”的话。按清朝之律，丰镛应守丧三年，不得赶考。三年未满，科举废除，用了半生精力考来的“举人”，竟无什么用处。丰镛居家，无事可干，仍是每日读书饮酒。他生性不喜吃肉，而喜吃鱼、虾，尤喜欢吃蟹。每年阴历七月起，蟹上市时，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，外加一碗开锅热豆腐干。吃时，折一只蟹脚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，豆腐干则分半块给家养的老猫，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。蟹平日养在老屋天井角落的缸里，一般是十来只，但到了七夕、七月半、中秋、重阳节时，缸里的蟹就满了，这时家里每人都有得吃。丰镛吃蟹是内行，吃得既干净，吃相又雅观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，尤其在中秋，饮酒吃蟹赏月，

别有一番滋味。由于父亲的影响，丰子恺终生不喜吃肉，但喜啖蟹。

祖母去世后，家事店事便由母亲兼理。母亲终日坐在老屋正厅西南角的一把八仙椅上，从这里，既可看到炊间灶上，又可直看到染坊大门外面的行人过客，可以兼顾家事店事。炊间的烟火，门外的嘈杂，日日搅扰着母亲。那把八仙椅子，后背的高度只达母亲肩膀，而椅子腿，因怕霉烂，母亲又垫了二三寸高的木座子，所以母亲坐在椅上，头无所依，脚不着地，很不舒服。但她一直坐在那里，同工人、店伙谈工作事务，同亲戚邻人应酬，直到去世。丰子恺五岁起跟父亲读书，每日从书堂出来，照例走到母亲身边，向她讨点东西吃吃。母亲总是慈爱地笑着，从挂在椅子上空的篮子里取点点心给他，同时给他几句勉励的话。在他年幼的心灵里，慈爱的母亲似乎天生就是坐在这八仙椅上的。若干年后，只要想起母亲，总是母亲的坐像。

2 丰子恺自小多愁善感。

一次跟父母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，他正靠在船窗口出神地观看岸边层出不穷的波浪，手中拿着的玩具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。他眼看着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，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，一刹那间形影俱杳，被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所吞噬。他看看自己的空手，又看看船边的波浪，再向船后面茫茫的流水怅望了一会，心中黯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。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，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。它也许被河流搁

住在岸上，落入某村童之手；也许被渔网打去；但也许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，渐渐化为泥土，世间便再也见不到这不倒翁了。总之，不倒翁总有个下落和结果，但谁能知道这下落和结果呢？

还有一次，他读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在郊外游玩，偶然折了一根树枝当手杖，玩完顺手丢到田间，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，心中自问自答：“不知几时才能再见到它？它此后的结果不知如何？也许永远见不到它了！它的后事永不可知了！”于是，他走回去，又拾起树枝手杖，郑重向它道了诀别才又扔掉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的这种情绪更是厉害。灯下，摊开作业本，在废纸上信手涂写日间所学的诗句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还没写完，就拿到灯火上点着。眼看着火势蔓延，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。纸完全烧尽后，他眼前又分明现出那张字纸的原形；俯视地上的灰烬，又感到深深的悲哀：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次一分钟前还存在的那张字纸，则无论靠县官、大总统还是一切皇帝的势力，即或是尧舜、孔子等一切古代圣哲复生，都来帮忙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！看着灰烬，他想从中分辨哪是春字的死骸，哪是蚕字的死骸；又想它明天一早被人扫除出去，不知结果如何，若散入风中，不知将分飞何处？春字的灰飞到谁家，蚕字的灰飞到谁家？若混入泥土，不知将滋养哪几株植物？这一切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疑问了。

吃饭时，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，他看着这米粒，不想则已，一想又是一大篇疑惑与悲哀；不知哪天哪个农夫在哪块

田地里种下一批稻子，其中就有这粒米。这粒米又不知经过谁的收割，去皮，装袋，最后来到这儿，落在他的衣襟上。这些疑问本来是有确切答案的，但除了这粒米自己，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晓得那一切经过。

更小的时候，丰子恺以为自己家的老屋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可是有一天，邻家的孩子从墙缝塞进一根鸡毛，吓了他一跳，才知道外边还有一个世界。这是他最初形成的“空间”概念。长大一些后，跟父母外出时，他总爱问这问那，比如山那边有什么？城外有什么？这些问题无限地问下去，总能把人问住，于是在他头脑中就留下一个永久的问号。

有一次在新年里，大人们问他几岁了，他回答说六岁，母亲就教他：“你还说六岁？今年你七岁了，已经过了年了。”他才明白，过了一岁就是过了一年。有一天，他在染坊店里玩耍，看见一本帐簿，上面写着“菜字元集”。他问管帐的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人告诉他：“这是用你读的《千字文》里的字来记年代的。这店是从你祖父手里开张的，开张那年用的第一本帐簿，叫‘天字元集’，第二年叫‘玄字元集’，天玄地黄，宇宙洪荒……每年用一个字。到今年正好是菜重芥姜的‘菜’字……”他听了这解释，想，这店即使依照《千字文》开了一千年，但“天”字前，“也”字后一定还有年代。那么，年代到底从何时始，又到何时了结呢？他问父亲：“祖父的父亲是谁？”“曾祖。”“曾祖的父亲呢？”“高祖。”“高祖的父亲呢？”父亲笑着抚着他的头，说：“你要知道他做什么？人都有父亲，不过年代太远的祖宗，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情况了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他不再问了，但从中琢磨“人都

有父亲”这句话，与空间的无限大一样不可想象，于是心中又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3 丰子恺九岁那年，父亲生肺病去世，终年四十二岁。丰子恺成人后，每每为父亲在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默默消磨了短促的一生，感到无限的同情。

还是在父亲坐下读《千家诗》的时候，书页上端都有一幅木板画，第一幅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。这是二十四孝中的“大舜耕田图”。幼小的丰子恺并不懂这画的含义，他只是觉着比读画下面的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有趣。于是找染坊里的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，溶化在小盅子里，用笔蘸了为这画着色：象是红的，人是蓝的，地是紫的。书页薄，笔又吸得饱，画完一看，颜色一直透到下边七八页上。第二天读书时，父亲见了十分生气，骂了，还要打，被母亲和姐姐拉住了。他哭了一场，把颜料盅子藏起来，等晚间父亲去鸦片馆时，再拿出来，不敢再在书上涂，而是另寻些纸来，先勾画出轮廓再上色。画了许多，母亲和姐姐们都说好。一日，父亲晒书时，有一本人物画谱，他见了，偷偷取出藏起，晚间从习字簿上撕下纸来，印在画谱上描，结果又因墨水吸得太饱，将原本渗上了墨水。第一张描的是柳柳州像。之所以先描这一幅，是因为柳柳州高举两臂大笑的形象，有些像父亲打呵欠，很有趣。

父亲死后，他转入另一私塾，开始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印画的事没有放弃，而且经验丰富起来，用雪白的连史纸，

终于把整本画谱印完，并加上色，十分美观。同塾的学生见了，大为羡慕，说：“比原本上好看得多！”纷纷向他索要，拿回家贴起来。求得画的同学，都自觉地赠他一点东西作为“报酬”，有的是一对金铃子加上纸匣，有的是一只握空老菱壳（可以加上绳子当陀螺），有的是“云”字顺治铜钱一枚（那时大家认为顺治铜钱集成套编成宝剑形，挂在床上可以驱鬼镇邪，其中“云”字最不易凑），有的是大子弹壳一个。然而有一次，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闹意见打起架来，被先生知道了。那时在私塾里画画，被视为不务正业，是不能公开的。先生喊丰子恺过去时，他由于害怕挨戒尺，便低了头不答应。无法，先生走过来，拿着两个同学争夺的那幅画问：“是你画的吗？”他只好承认。没想到，先生并没有打戒尺，而是从他书桌中搜去了所有的画及画具，并把画谱拿去，坐到椅上，一张张翻看起来。下课时，他去向先生鞠躬，先生换了一种和气的口气说：“这书明天给你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，问他：“你能照这样子画张大的吗？”这句话大出他意料，支吾中回答说“能”。于是，先生特地去买了张大纸交给他。其实，他一向只是“印画”，未曾“放大”过。回家后，大姐帮他想了办法：用九宫格子放大。结果竟画成功了，足有他自己的身体一般大。画完后，家人和染坊伙计们见了一齐称好，一位老妈子当场求他给自己画像，他在兴奋中一口答应下来。又一日，把孔子像给先生送去，先生把它挂到墙上。从此，同学们到塾、离塾都要向这画像行礼，“画家”本人也不例外。

不久，开始兴起学校性集体教育，私塾先生也有了改良

意识。一日，先生把丰子恺叫去，拿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，让他照书上的样子在布上画一条龙。这其实是大清国的国旗，是准备做体操走队列时用的。丰子恺仍用老办法放大画成。龙旗被高高张在竹竿上，引导学生穿过市镇去野外做体操。这样，丰子恺画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，那位求他画像的老妈子也催着要画，十分急切。这老妈子没有照片，要画只能照她本人画。这是写生画，丰子恺哪曾画过？无奈中仍听从大姐的主意，到会画像的二姐丈家，借了玻璃九宫格、擦笔等工具，并借了一包照片作为练习摹仿用。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老妇人的，丰子恺就照着这张照片，略加改动，画成了一张老妈子的像，而且自作主张在这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。这耳环使那位老妈子心花怒放，即使不像，也连称“像！像！”从此后，找丰子恺画像的人日渐多起来，不但活人要画，亲戚家人死了，也找他画像，这画像的差事成了他的一种多年的义务。

幼年的丰子恺除了喜欢画画外，还喜欢各种玩具和花灯。玩具是乡间土玩具，竹龙、泥猫、大阿福，以及江北来的船上艺人所造的一些玩意儿。最让他喜欢的是印泥菩萨模子。模子是用红沙泥烧的，烧成后，和一块黄泥或青田泥，就可以就着模子印塑，想塑几个就塑几个，凉干后，就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玩具。模子只需两文钱一个，有弥勒佛、观世音、关帝、文昌、孙行者、猪八戒、蚌壳精、白蛇精、猫、狗、马、象、宝塔、牌坊……他一天向母亲要一个铜板，可买五个模子，几天下来，就可把江北艺人担子上所有的模子都买来，印出一大片不同的泥像来。时间久了，觉着单调，便给泥像